

銅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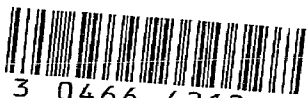
四書五經

朱熹注

大學

大學章句集注

世界書局印行



3 0466 4212 4

大學章句序

大學之書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。蓋自天降生民。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。然其公氣質之稟。或不能齊。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。出於其間。則天必命之。以爲億兆之君師。使之治而教之。以復其性。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。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。三代之隆。其法寢備。然後王宮國都。以及閭巷。莫不有學。人生八歲。則自王公以下。至於庶人之子弟。皆入小學。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。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。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。與凡民之俊秀。皆入大學。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。此又學校之教。大小之節。所以分也。夫以學校之設。其廣如此。教之之術。其次第節目之詳。又如此。而其所以爲教。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。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。是以當世之人。無不學。其學焉者。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。職分之所當爲。而各僥焉以盡其力。此古昔盛時。所以治隆於上。俗美於下。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。及周之衰。賢聖之君不作。學校之政不修。教化陵夷。風俗頹敗。時則有若孔子之聖。而不得君師之俸。以行其政教。於是獨取先王之法。誦而傳之。以詔後世。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。固小學之支流餘裔。而此篇者。則因小學之成功。以著大學之明法。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太。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。三千之徒。蓋莫不聞其說。而曾氏之傳。獨得其宗。於是作爲傳義。以發其意。及孟子沒。而其傳泯焉。則其書雖存。而知者鮮矣。自是以來。俗儒記誦詞章之習。習其功倍於小學。而無用。異端虛無寂滅之教。其高過於大學。而無實。其

他權謀術數。一切以就功名之說。與夫百家衆技之流。所以惑世誣民。充塞仁義者。又紛然雜出乎其間。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。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。晦盲否塞。反覆沈痼。以及五季之衰。而壞亂極矣。天運循環。無往不復。宋德隆盛。治教休明。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。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。實始尊信此篇。而表章之。既又爲之次其簡編。發其歸趣。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。聖經賢傳之指。粲然復明於世。雖以熹之不敏。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。顧其爲書。猶頗放失。是以忘其固陋。采而輯之。間亦竊附己意。補其闕畧。以俟後之君子。極知僭踰無所逃罪。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。學者修己治人之方。則未必無小補云。淳熙己酉二月甲子。新安朱熹序。



舊本頗有錯簡。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。別為序次。如左。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

若無統紀。然文理接續。血脈貫通。深淺始終。至為精密。熟讀詳味。久當見之。今不盡釋也。

康誥曰克明德。康誥周書。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。常讀作泰。諟古是字。○大甲商書。顧謂

明命。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與天。明矣。帝典曰克明峻德。堯典虞書。峻大也。皆自明也。結所

為德者。常日在之。則無時不明矣。帝典曰克明峻德。堯典虞書。峻大也。皆自明也。結所

皆言自明。已德之意。

右傳之首章。釋明明德。此通下三章。至止於信。舊

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。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故銘

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汗。而自新則當因。康誥曰作新民。言振起其自新之

也。詩曰周雖舊邦。其命惟新。詩大雅文王之篇。言周國雖舊。至於文命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

其極。止於至善也。欲

右傳之二章。釋新民。

詩云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詩商頌玄鳥之篇。邦畿王者之都也。詩云緡蠻黃鳥。止于丘隅。

子曰於止。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釋詩作經。○詩小雅。緡蠻之篇。緡蠻。鳥聲。丘隅。

所當止之處也。詩云穆穆文王。於緡熙敬止。為人君。止於仁。為人臣。止於敬。為人子。止於孝。為人

父。止於慈。與國人交。止於信。繼續也。熙光明也。敬止。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。引此而言。

聖人之止。無非至善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學者於此究其精微。之詩云瞻彼淇澳。菜竹

猗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僖兮。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

磋者。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。自脩也。瑟兮僖兮者。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。威儀也。有斐君子。終







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赦情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諱為僻，惡而之，惡，赦好，並去聲。詳上聲。○人謂眾人。之猶於也。僻，猶偏也。五者在人。故諺有本有當，然之則，然常人之情，惟其所向，而不加審焉。則必陷於一偏，而身不脩矣。故諺有之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諺音彥。碩，叶韻時若反。○諺，俗語也。溺愛者不明。此謂身不脩，不可以齊其家。

右傳之八章。釋脩身齊家。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。孝者所以事君也，弟者所以事長也，慈者所以使眾也。弟，去聲。長，上聲。○身脩則家可教矣。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，使眾之道，不外乎此。此所以家齊於上，而教成於下也。康誥曰：如保赤子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本，不假強為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。一家仁，一國興，一國讓，一國與讓。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。一人定國。機，發音奮。○一人謂君也。於國之效。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，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，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好，去聲。○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。有善於己，然後可以責人之善。無其所好而民不惡於己，然後可以正人之惡。皆推己以及人，所謂恕也。不如暴則所令反從矣。喻，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通結。詩云：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。天平聲。蓁，音臻。○詩周南桃天之篇。夭，少好貌。蓁，蓁，美盛貌。其家人，與也。之子，猶言是子。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善也。詩云：宜兄宜弟，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小雅。詩云：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其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詩曹風鳴鳩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其味深長。最宜潛玩。



出。悖布內反。○悖逆也。此以言之出入。明貨之出入也。自先慎。康誥曰：惟命不于常。道善

則得之。不善則失之矣。道言也。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。楚書曰：楚國無以為寶。惟善

以為寶。金玉而寶善人也。窮犯曰：亡人無以為寶。仁親以為寶。犯亡人。文公時為公子。出

亡在外也。仁愛也。事見禮記。此秦誓曰：若有一个臣斷斷兮。無他技。其心休休焉。其如有

容焉。人之有技。若己有之。人之彥。聖真心好之。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寔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

孫黎民。尚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。媚疾以惡之。人之彥。聖而違之。俾不通。寔不能容。以不能

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个古賀反。書作介。斷丁亂反。媚音貝。○秦誓周書。斷斷誠一之

唯仁人放流之。遊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。能惡人。用。○遊。猶逐也。言

有此媚疾之人。妨賢而病國。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命也。見不

善而不能退。退而不能遠。過也。命。鄭氏云。當作慢。程子云。當作息。未詳孰是。遠去聲。○若

也。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菑必逮夫身。善而惡。惡人之性也。至於拂人

之性。則不仁之甚者也。自秦誓至此。又皆以申言好。是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之。驕

泰以失之。君子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。節南山之意。發己自盡為忠。循物無違。謂信

加切。益至此。而天生財。有大道。生之者眾。食之者寡。為之者疾。用之者舒。則財恆足矣。恆

登反。○呂氏曰：國無遊民。則生者眾矣。朝無幸位。則食者寡矣。在不奪農時。則節用之疾矣。量

入為出。則用之舒矣。愚按：此因有土有財而言。以明足國之道。在平務本而節用。非必外

本。內末。而後財可聚也。自仁者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發。猶起也。仁者以散財。以得未

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。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。上好仁

下。則下好義以忠其上。所以事也。孟獻子曰：畜馬乘。不察於雞豚。伐冰之家。不畜牛羊。百

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。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。六反。乘斂並去聲。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。畜馬乘土初試為大夫者也。伐冰之家。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。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。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。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。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。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當害並至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。善之此句上

下。疑有闕文誤字。自由也。言由小人導之也。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。其丁寧之意切矣。

右傳之十章。釋治國平天下之意也。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。皆推廣絜矩之意也。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。而天下平矣。

凡傳十章。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。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。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。第六章乃誠身之本。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。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